

第六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 齊魯文化

李鈞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博士生

具體而言，我的學習體會主要有三點，其一是對於長時段歷史脈絡的關注和把握。無論是第一天方輝教授關於魯東南史前至秦漢時期聚落考古的報告，還是最後一天李孝悌教授關於明清山東下層社會和民間宗教及叛亂的講座，都將地理環境因素置於首當其衝的位置。這種歷史視野和關懷無疑都在很大程度上指向法國史學大家費迪南·布羅代爾(Ferdinand Braudel)及其開創的年鑒學派所主張的長時段理論。方輝教授在報告中提及他和其團隊在魯東南地區的聚落考古調查中力圖打破石器時代、青銅時代考古與秦漢考古兩個不同學科方向間的壁壘，以探究更長時段，特別是不同社會制度及國家形態下的區域社會發展史。這不但使得一次持續數年的拉網式考古調查所得的材料可以被更有效地利用起來，也很好地建立了一個區域間長時段的人類聚落分佈變化的歷史圖景。而李孝悌教授在談及清末山東地區民間叛亂時則援引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對於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華北叛亂史的經典研究，將魯西南地區與淮河流域視為一個地理區域整體，這個地區常年受到黃河和淮河頻繁水患的影響，加之大陸性季風氣候造成的旱澇不均，使此地農業條件十分惡劣，因此，此區域民眾的盜掠行為實際是其重要的生存策略，季節性地扮演者盜匪和農民兩種不同的角色。雖然方、李兩位教授的研究時段相隔兩千年，但他們都提出了環境因素所造就的結構性歷史脈絡。在研究領域和方向越來越細化的今天，吾輩學生往往只關注自己研究題目的歷史時期或相關問題，極為缺乏宏觀視角的歷史觀察和問題意識，其結果很可能是將題目越做越死，而方、李兩位教授的大歷史視角則再次提醒我們，不要僅僅孤立地關注自己研究的歷史時段和相關問題，而是要試圖將個人研究建立在一個相對宏觀的歷史圖景之中，以期獲得更為周詳而有深度的研究結果。

第二點學習體會集中於對古代信仰祭祀及禮儀空間的初步認知。此次課程中黃進興所長關於孔廟的講座以及對泰山、岱廟、孔廟和會館的考察都與之相關。就泰山一例而言，官方與民間、帝王與士紳民眾等不同社會階層的信仰匯聚於同一個空間中，粗看之下是混雜一處，實際則是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層疊累加，相互競爭而又時常相互滲透交融，最終形成我們今日所看到的泰山這樣一個承載著多元信仰的複雜空間。而我們在面對任何一個信仰載體或空間時，都或多或少可將之視為一個累積而成的複雜結果，可以通過相關文獻和實地考察材料將信仰和神祇背後不同的社會階層和政治力量層層剝離開來，以還原關於某一歷史時期

特殊事件對其的影響，或地方社會不同勢力間的權利博弈過程。此外，決不可輕易忽視實地考察的作用，信仰的實踐須賴以祭祀禮儀，而祭祀禮儀又得依靠特定的空間場所，所以空間是我們探查信仰，思考其運作情形和功能的一個重要切口。

我的第三點體會主要得之於邢義田和顏娟英兩位教授的講座和相關閱讀材料。兩位教授的講座談的都是藝術史的問題，主要是藝術品（裝飾器物和佛教造像）中的風格母題和造型元素如何相互影響傳承。雖然議題看似細微和精專，但實際都是放在極為宏觀的跨文化交流背景之下的。邢義田教授關注的草原工藝品的裝飾母題對戰國至漢代中原器物的影響及複雜互動，其背後反映出的歷史現實則是這個時段整個歐亞大陸上複雜而豐富的文化交流情形。顏娟英教授所討論的青州龍興寺出土佛造像的問題看似細緻，甚至有些瑣碎，對於非宗教美術專業的學員而言都很難完全把握，但顏老師所給的閱讀材料中實際已對這個問題的外延性研究給出了很權威且全面的補充，特別是宿白先生的一篇文章，提綱挈領性地探討了龍興寺北齊時期造型的一些關鍵性問題，尤其是為何北齊時期突然出現了這批工藝精美且風格不同于前代的佛教造像。通過精讀此文，我對於課上所見的圖像材料突然明晰地串聯起來。北齊的這批佛教造像極可能是當時中亞粟特人，尤其是昭武九姓中曹國工匠所帶來，因而接近印度笈多風格。而這又與北齊時期的反漢胡化政策息息相關，從公元四世紀以來經由絲綢之路傳進中原的佛教造像在時間和空間上不斷呈現出中國本土化的形象，至北魏時期趨於穩定和統一，北魏佛像寬衣博帶，具有明顯的漢族服飾特征，是北魏孝文帝後期漢化政策下的結果，而高齊政權極度排斥孝文帝的漢化政策，積極引入胡人胡風，龍興寺的這批“曹衣出水”般風格的造像即是此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在此視角之下，青州龍興寺北齊造像構成一組特殊例證，見證了此時期民族遷徙、文化衝突和宗教傳播。